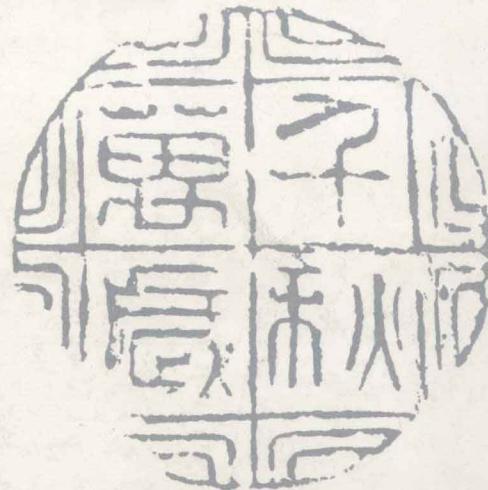


書叢國中代近

刊叢記傳賢先烈先

義取生捨

—傳時公蔡—



行印社版出國中代近



捨生取義

蔡公時傳

黃雍廉著

捨生取義

——蔡公時傳

定價：新臺幣九〇元整
美金六元整

著作者：黃雍

編輯者：近代中國雜誌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〇一〇九六七七一九號

出版者：近代中國出版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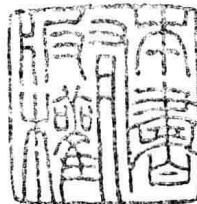
總經銷：中央文 物供應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三三三巷五號

印刷者：裕臺公司 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寶強路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741號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

先總統 蔣公有言：「我國歷代志士仁人，每當貞元剝復、存亡絕續之交，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發揚民族精神，恢宏固有道德，從而宏道作人，轉移社會風氣者，史不絕書。」誠然，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毅力來改造社會，轉移風氣，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且良知、毅力愈加激揚奮發，則其所影響、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

民國前十八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首先發表宣言，即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宗旨，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光復臺灣澎湖失土、廢除不平等條約、實

行民主憲政，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以上這些光輝歷史，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鮮血、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但在先烈們的同時，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他們居則砥礪風節，出則動關大計，「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我由未免為鄉人」的惕厲！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來鎔裁自己，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

「近代中國社」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生活和思想、學術、操持、云為，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敍述，集為一部「先烈先賢傳記叢刊」，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文藝

與教育意義的讀物。○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虔誠的希望忠肝、熱血的革命青年，從這一部叢刊裏，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

秦孝儀謹序

捨生取義

蔡公時傳

目錄

| | |
|---------------|----|
| 一、鄱陽夕照，牯嶺松風 | 一 |
| 二、孤蓬萬里天涯路 | 二三 |
| 三、第一次晉見孫中山先生 | 二七 |
| 四、風雲際會在東京 | 四〇 |
| 五、八千里路雲和月的總出擊 | 五二 |
| 六、家山路遠歷却歸來 | 五九 |
| 七、江西第一任交通司長 | 七五 |

- 八、東渡日本再弔櫻花 八〇
- 九、第二次踏上討袁的革命征途 八五
- 十、烽烟縫隙中的一段詩情 九四
- 十一、閩軍中的青年將領 一〇六
- 十二、在陳炯明的砲擊聲中倉皇出走 一二三
- 十三、愴懷忠蓋弔慈親 一二九
- 十四、大元帥府中的「老參議」 一三二
- 十五、隨侍孫中山先生北上 一四二
- 十六、獨當一面處理上海工潮 一四八
- 十七、武漢與南京之間的調停使者 一五二
- 十八、追隨蔣公致力北伐 一五五
- 十九、出任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 一五八

二十、男兒死國，仁風高節表精忠 ······

一六四

二十一、推動時代的一聲巨雷 ······

一八六

二十二、正氣長留，芳香百代 ······

一九七

附錄：蔡公時先生重要記事年表 ······

二〇一

捨生取義

蔡公時傳

一、鄱陽夕照，枯嶺松風

仲夏的夜晚，天邊新月掛在一所古老紅磚四合院東廂大槐樹的樹梢，點綴着夜闌人靜的九江市。晚上十一點，市區南門濱湖的街道上，行人稀少。但這所位於大街深巷內的宅院，燈火明亮，人聲喧嘩。留着短鬚四十開外的主人蔡雲生先生，笑逐顏開在大廳招呼客人，原來他的夫人孫氏，又為他增添了一個男孩。

「老爺，恭喜你，小少爺出生時哭聲很大，將來一定是一位貴人！」接生婆婆從產房走出來報着喜。

「托你的福，母子平安就好了！」蔡老爺雲生公站起來滿心歡喜地將一個大紅包塞到她的懷裏，堂屋內洋溢着一片歡笑。

這個出生時聲音宏亮的嬰兒，四十八年後，果然仁風揚四海，節義貫長虹，他就是抗日烈士「五三慘案」死國的蔡公時先生。

蔡公時，字以行，別號癡公，清光緒七年（西元一八八一年）五月一日，出生於江西九江市。

蔡家在九江是望族，其先世雖未在滿清出仕，但都以詩禮傳家，並兼營商務。

蔡公時的童年以及他二十二歲出國留學以前的這段青春歲月，都是在鄱陽夕照、牯嶺松風的美麗清幽的家園環境中渡過，他的不屈節義與乎以天下國家爲己任的堅貞，都在這個人文薈萃的故鄉渾厚的文化背景中鑄成。

九江在唐朝中葉，大詩人白居易曾謫此（即潯陽）。他在「琵琶行」一詩中有：「住近湓城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之句，形容這地方很荒僻。按湓城即潯陽。隋置，唐改稱潯陽。

不過，這是詩人以「中原心態」的政治觀點來立論。其實，江西的九江、南昌等都市，雖不能與長安、洛陽天子所在地的政治重鎮相比擬，但在商業和文風上，當時已經相當開化、相當繁榮。

只要看初唐四才子之一的王勃，在南昌為新落成的滕王閣寫序的那幕文人雅集的趣譚，就知所謂物華天美，人傑地靈，「賓主盡東南之美」，並非溢美之詞。而九江比南昌在商業上更要發達。王勃也是先經九江，再乘贛江的風帆南下，才抵南昌的。因此中唐、晚唐江西的地位與文化背景，也隨着中原文化前緣南瀉而益形光耀起來。

到了宋代，江西的人文之盛，幾乎超越中原諸省而形成一枝獨秀的局面。只要隨便列舉幾位人物，就足以反映這一地區的人文色彩。

歐陽修（永叔）是今江西永豐縣人，王安石（介甫）是今江西臨川縣人，黃庭堅（山谷）是今江西分寧縣人，陸九淵（子靜）是今江西金谿縣人，文天祥是今江西吉水縣人。這些人物之所以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成為一代偉人，可以說完全是中華五千年文化陶鑄出來的奇葩。

據說文天祥在學生時代，謁鄉賢歐陽修祠堂，就曾留連忘返，對這位北宋時代參與朝議、獎掖青年（按王安石、曾鞏等都是他提拔推薦的）、文名政績睥睨百代的偉大人物，就特為崇拜，並立志要向這位鄉賢看齊。後來文天祥果然成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這說明了，一個偉大人物的誕生，必賴有孕育此偉大人物的文化背景。

蔡公時出生在江西這樣民族文化根基深厚的地方，他在濟南外交「交涉署」中，面對着即將割鼻、挖眼的酷刑而絲毫不屈的凜然大節，我們可以想像他在「寧死不屈」的當時，是想到過文天祥的：「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死生安足論。」蔡公時所秉持的，正是這種浩然正氣。因此他能從容死國，為偉大的民族抗日戰爭，最先付出自己的熱血與生命。

在求學方面，他也是一開始就想造就自己蔚為國用。公時先生六歲入私塾，讀啓蒙識字課程。七歲讀論語、孟子，八歲讀大學、中庸。當時的老師只求識字，注重背誦。蔡公時年紀雖小，覺得這種讀書方法，未免食古不化。

十歲讀孝經，十一歲讀春秋左傳。這些書牽涉到歷史，因此他常向老師發問，而老師也說不出一個完整的歷史故事來。只說等你長大後，可細讀資治通鑑，你就會明白這些歷史的。

因此，他在十五六歲，便在他父親雲生公的指導下，細讀資治通鑑，從而認識到國家興亡、民族盛衰的過程與道理。

當然，他明白自己是「漢人」，當今的皇帝是「旗人」。他小小的心靈，一下子就掉進

了當時士人皆有的「亡國之痛」的歷史深淵中。

有一次，他同他父親雲生公乘船遊覽鄱陽湖，夜泊湖邊大鎮吳城，登「望湖亭」，遠眺湖景。只見烟波浩淼，一望無垠，這湖光山色氣象萬千，頓時把他吸引住了。

他喜愛大自然的美好，儘情瀏覽、觀賞，同時他也沒有放過那兒歷史人物留下來的遺墨與事跡，望湖亭內掛滿着楹聯，他似乎特別喜愛曾國藩和彭玉麟的兩首作品，當即把它寫在日記簿子裏：

「五夜樓船，曾上孤亭聽鼓角；

一樽濁酒，重來此地看湖山。」

——曾國藩

「地以人傳，湖自周郎習戰，蘇子題詞，仙吏將才，千古各成奇迹；

天留我住，故教彭蠡風帆，匡廬瀑布，水光山色，一時都入壯觀。」

——彭玉麟

雲生公也把曾、彭當年在鄱陽湖練水師，圍剿太平天國軍隊的故事，以及三國時代東吳都督周瑜在這兒練水師，後來開往湖北赤壁破曹，和宋代的大文豪蘇子瞻（軾）赤壁題詞等

歷史掌故，講給他聽。

蔡公時對曾、彭等人，爲滿族効命，曾大不以爲然。

雲生公對這個年輕的幼子，小小年紀就抱持者「華夷之辨」的心態，一則以憂，一則以喜。憂的是凡有民族大義精誠的青年，多不利於科舉仕進；喜的是麻木了二百餘年的民族思想，居然在這後生小輩的心中萌芽，漢族也許終有重光的一天。

雲生公的猜測果然不錯。就在蔡公時十七歲那年，亦即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江西舉辦「鄉試」，雲生公希望公時先生參加，以期取得一個出身，晉身仕途。

蔡公時却堅決反對。他對雲生公說：「孩兒知道父親的苦心，不過參加異族的科舉考試，實非所願。唯孩兒定當獻身報國，顯祖揚名，以期不負親恩。」

雲生公雖然也有新思想，但只是一位明哲保身的保守人物。他和當時絕大多數士紳的想法一樣，總覺得滿清立國二百餘年，以太平天國軍事勢力之強，最後仍不免失敗。如今幾位年青人赤手空拳喊「革命」，實在是以卵擊石。但他也想到世界萬緣，將來的事誰也難料。因此他不再堅持下去。

當時所謂「革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造反」。但是在少數有頭腦、思想積極的想

青年心目中，却是一項極有號召力的口號。

蔡公時是一位有頭腦、有思想、與衆不同的青年，世局的風雲在變，年青一代也有思變的趨勢，這點他看得很清楚。加之他住在「九江」這個北接湖北、東連浙閩的通都大埠，消息自然是靈通。光緒二十年（甲午年，西元一八九四年，蔡公時年十四）孫中山先生向李鴻章上萬言書，其後他在檀香山創立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的重要革命活動，也都從碼頭工人——「會黨」分子的口中傳入了他的耳朵。

最使他鼓舞的，是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先生與陳少白、鄭士良、尤列、陸皓東等革命青年，於九月初九日在廣州以實際行動，發動起義。雖然事敗，但是這是「南天霹靂起黃魂」的重大一擊。就像張良在博浪沙椎刺秦始皇一樣，已啓開了「重光漢域」的偉大序幕。

由於革命的消息，激盪着人心，年已十七歲的蔡公時再也無心呆在學堂裏唸那厚厚的一本又一本的線裝書了。而他的兩位同窗摯友張華飛、徐子鴻，也有志一同。認爲青年人要挺身而出，有一番作爲。

當時能與他們互通聲氣的人，除了少數熱血沸騰的青年外，就是九江碼頭上的工人。他